

已故老友梅朵、姚芳藻的外孙高旷寓,自幼喜爱美术,天资颖慧。研习雕塑,尤重人物肖像。在我看来,为人物塑像是很不容易的。画像是二维的,还能敷色,而塑像是多维的,单色的。要从不同角度层面来体现人物的容貌特征,求得逼真,是较难的。塑像要具有深厚的功力,娴熟的技术,才能达到形貌的逼真,但要体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世界,所谓传神,成为一件艺术品,就更要深入人物内心的意象经营。

高旷寓出于对艺术和美学的追求,和对学术文化的尊重,已应约为徐中玉、姜椿芳、钱谷融等多位文化名人成功地雕塑了肖像。

在他接触了评弹艺术之后,他又为上海这样喧闹的大都市中,有这样一门温文深沉高雅的民族艺术瑰宝,深深吸引。他更为蒋月泉的语言优美,含蓄幽默,韵味隽永的说唱艺术所感染,决定塑造“一代



## 为蒋月泉塑像

吴宗锡

宗师蒋月泉”的肖像。

可是作为一位80后的青年才俊,他未能亲炙蒋月泉的警效和聆听他的演唱。他除了通过音像资料,加深对蒋月泉艺术的感受之外,他走访了熟谙蒋月泉和评弹艺术的青年名家,并多次深入书场,体察书场听众对评弹艺术的审美反应。

当他将雕塑形成的肖像展示于我面前时,我不禁为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所打动。过去我看到过多幅蒋月泉的照片。在我想象中,肖像也如照片一样,表情认真严肃,是一副平常的“一本正经”的样子。而高旷寓所作的肖像,形象生动,表现了精于说唱的评弹艺术家蒋月泉神采飞扬的表演风貌。

癸巳年末,太太在股市小有斩获,便兴奋得连说要“请客”。她请客的方式是,找个环境清幽的地方去过年,食宿费用由她支付。因此,当午马踏春而来之际,我得以悠闲地坐在无锡太湖边一家度假村酒店客房里,享受太太赐予的“软饭”,顺带就整理近一年多来写下的一些碎片化的文字。

这些碎片化的文字,此前皆曾刊发于报纸副刊和杂志。每当有友人跟我说到这些文字时,我都面带三分羞地说:“一堆碎片。”

催生这些碎片化文字的首因,是碎片化的生活。是的,因为职业的原因,我的生活都是碎片化的。大量的时间耗在会议室、办公室、上下班途中以及旅途上飞机、火车上。我的枕头边,经常堆积着只翻了十几页,便再也无暇继续阅读的书籍。这些随感性的小东西,它几乎皆成思于“马上”(各类交通工具)、厕上、枕上等那些短暂的空隙,动手写时大多在时间相对集中的双休日。

面对一堆碎片,就自问:这些小东西还有无归找到一起将之成书的价值?对此,我除了诚惶诚恐,还是诚惶诚恐。我还设想,有无可能将这些碎片黏合成一个完整的器皿?答曰:不可能。即使有此等神奇功夫,将它们黏合起来,那也是另一个东西,跟这些碎片也就无关了。这些碎片,不是为了打造一个完整的器皿而设计出来的,就像儿童玩的拼图贴板。它们本身就只能只是碎片,也只能以碎片的形象而继续存在。碎片的特征之一是多,就像把一个完整的陶器摔到地上,“哗啦”一声一个变成了无数个。但以数量之多,显然不能成为它具有存在价值的理由。再多的碎片,也储存不下一滴水。

当我为此问题而困扰之际,就走到阳台上,目光穿过浩渺的湖面和袅袅迷蒙的水雾,看到了湖畔影影绰绰的三国城、水浒城、唐城。这些为影视拍摄而建造的仿古景观,让我的思绪产生了穿越性的联想。我想,如果“碎片”是从真实的三国、水浒、唐朝古城地下挖掘出来的,它们出自某个著名的官窑,因其存留着古老的人文信息,其价值肯定会超越现制的那些完整乃至精致的器皿了吧?看来,仅就“碎片”本身而言,如果具有某种特殊的因由,也会产生一定的价值。生活本身其实就充满了类似的神奇的变化。遗憾的是,我的这些“碎片”非出土文物,而是产自当下。新鲜的“碎片”,它的价值又何在?

我想到的“碎片”的又一个特征是,那些破碎的边沿是有些棱角的。老家乡亲们,就经常到地里捡来那些瓷碗碎片,用来刮芋茸、胡萝卜的带泥的表皮。看来,新鲜的“碎片”也并非一无是处。我还想到,当这些“碎片”在阳光照耀下时,它会折射出一点带有梦幻般的光亮。尽管这光亮如萤火虫般短暂而微弱,无法用它照明或引路,但有了这微弱的光亮,生命就会觉得有些许温暖,也让夜行的人不至于太寂寞。人生不能没有“梦幻”,也不能没有哪怕微弱得如萤火虫般的“光亮”。

这是我的第三本“碎片集”(出版社雅称为“文化随笔”)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这些“碎片化”的文字,都带有我个体生命的体温。这体温能否暖及他人,只有“他人”才知道。至于未来,它们是归入尘埃,永远享受着大自然的阳光风雨;还是被某个农妇捡去刮芋茸,那就与“碎片”制造者无关了。

(本文为作者新书《各打五十大板》后记节录、作家出版社2014年6月版)



以前我见过四川出土的东汉的“说唱俑”。一面击鼓,一面演唱,既表现了其演唱的艺术特色,又表现了演唱者的音容笑貌。高旷寓的这尊蒋月泉塑像,从其表情中,也体现了评弹说唱艺术的艺术特色,同时,在蒋月泉微微上翘的嘴角和眉宇舒展所带的笑容中,正体现了蒋月泉常有的那种幽默含蓄,和“放噱”的惯有的调侃和自嘲式的风趣俏皮。肖像在体现其艺术特色的同时,还体现出了其艺术家的风格特色。

我和蒋月泉曾合作共事多年,在一起从事艺术创作,又长期亲临他表演的现场,感受其艺术的魅力。见到高旷寓塑造的肖像,犹如见到了当年书坛上激情洋溢的艺术名家蒋月泉,耳际似还回响起了他醇厚有味,声情并茂的嗓音。不久,塑像将如期在苏州评弹博物馆展出,相信,广大的评弹爱好者见了,一定会也和我有相同的感受的。

## 徐福:世界的?中国的?

顾云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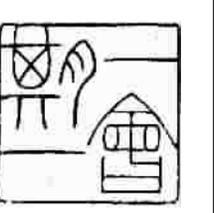
上月,去了趟宁波慈溪的达蓬山,专挑具有人文特色的“仙佛谷”一游,那儿有个闻名的中国徐福文化园,当地的广告语是:“世界的徐福”。

徐福,首先是中国的。他受秦始皇派遣,率三千童男童女从一座长满香草的山间平地“凤浦岙(ao)”启航,期望远达海上的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仙境,后人因此改这座“香山”名为“达蓬山”。可是徐福东渡,并未给秦始皇找到长生不老仙药,却意外登上了东瀛日本的疆土,在日本九州岛定居下来。他向日本人民广泛深入地传播了秦汉时期中华

民族先进的技术和文化,如农耕、捕鱼、冶炼、制盐、医疗等,生根开花,被日本人民视为尊神。在和歌山县新宫市等地,至今仍保留着徐福墓、徐福公园等遗迹,其名气比在中国还要响呢!“中国的徐福”理所当然地成为了“世界的徐福”!

日本前首相羽田孜还认定自己是“秦人后裔”,多次题写了“徐福成功东渡启航地——达蓬山”“中国徐福文化园”“秦渡庵”等匾牌,祈愿两国人民“福寿齐天”!在今天新建的达蓬山“徐福宫”里,早已被毁损的原“徐福庙”内黑底金字“徐福之福”匾额被重新悬挂起来;新撰的楹联“东渡渡东瀛,流风犹思秦衣服;方壶祀方士,遗迹长留汉姓名”,也给千余年前的“秦渡庵”作了形象生动的解说。

说到达蓬山徐福,不能不提明清之际浙江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,我是在《南雷诗文集》里读到他的《达蓬纪游》(八首)的。康熙八年(1669)冬季,



一期一会 柳佳

我家是从爷爷那一辈客居上海的,几经搬迁,最后定居于老城厢九亩地,亦即今露香园路一带。我家住的是建于1926年的弄堂石库门的底层后厢房与客堂。这可是典型的五方杂居的小社会。前楼房客是斯斯文文的账房先生,亭子间住的是滑稽演员严奇奇,三楼晒台上的做柴炭生意,据说底层前厢房曾住过卖白粉的高丽人,但我记不清楚了。在我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二楼前厢房的二房东。因为是二房东,不仅拥有较高的话语权,而且这位老者,身骨硬朗,留着长须,拄着手杖,那种气势令人敬畏,特别是我们孩子们,见到他都要轻声叫“老公公”。

据大人们说,这“老公公”很有来头,拜过道门,课过徒弟,从前是法租界巡捕局的巡捕头目,混迹于红白两道。老公公晚年是跟养孙女过的。打我知事时,老公公已风光不在。晚年的老公公,深居简

出,而他的住房又很奇怪,明明是住在二楼前厢房,但二楼的房门却长年关闭,进出是从三层阁通行,那里有扶梯拐到二楼。据说解放后他闭门谢客了,一般不允许别人进入他的住处。有一天下午,我在晒台上玩纸飞机,纸飞机正巧飞入了三层阁的老虎窗里。三层阁的门半掩着,我敲了

下门,没人应,童年的我很顽皮,一见没人就推门进去捡落在地板上的纸飞机。捡起纸飞机,忽然闻到一股沁心的香味。出于好奇,我顺着香味,走过洞门,蹑手蹑脚地走下通向二楼的扶梯。哇,像进入迷宫,阳光从两块窗帘的空隙间透进来,一股充满香味的烟雾缭绕着,像进入仙境。我有点紧张了,屏住气走上扶梯,只见沿墙摆满了红木家具,上面有很多我从未见过的宝贝,有不少佛像,香炉里点着香,香气就是那儿散发出来的。突然,响起了一声:“啥地方来的贼骨

每一次想到日本电影导演是枝裕和,脑子里总会浮现《步履不停》里的场景,母亲要早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张嘴,看看是否长了蛀牙。在父母的眼里,儿女总是像小孩一样。是枝裕和善拍家庭电影,拍出了像小津安二郎一样的“茶泡饭之味”,大量日常生活细节,总让我们触摸到实实在在的家庭,《步履不停》是这样,201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《如父如子》,也是这样。父亲和儿子一起洗澡,父亲口中含着水,儿子一按父亲的胸口,像开关,水就喷到儿子的脸上。《如父如子》的这一细节,充满着想象,充满着温暖。

获得过戛纳评委会大奖的《如父如子》,和《步履不停》相比,也许过于戏剧化:由于护士的阴暗心理,两个同日出生的婴儿被人特地调了包,六年后,事情败露,可对两个家庭来说,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亲生的儿子和养子?这不能算是一个新鲜的题材,这样的故事可以演绎多种版本:悬疑的,侦探的,犯罪的,喜剧的……是枝裕和以他最熟悉的方式,展现家庭,展现家庭里的人,展现家庭里不复原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成长在家庭背景迥然不同的两个孩子,某一日被告知,他们不是父母亲生的,他们将要“互置”,成为对方父母——陌生却是自己真正父母的孩子。是枝裕和是聪明的,他懂得比较,懂得反差,在“婴儿调包”这样的电影里,两个家庭越不相同就越能出戏。野野宫良多,建筑师,在一流企业工作,住宾馆一样的家,他让“儿子”庆多弹钢琴、学礼仪,对庆多不够优秀有一些不满,父子关系谈不上热络;斋木雄大,乡下小电器店老板,一家五口居住在拥挤的小屋里,他教会“儿子”琉晴无拘无束快乐生活,虽然“儿子”喝饮料咬吸管,吃东西用手抓,但父子间其乐融融。试想:当庆多和琉晴,走进出身、文化、教育背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家庭,将会上演怎样的故事?又将和家庭新成员碰撞出怎样的火花?

刚庆祝了六十寿辰的梨洲先生,站在四百多米高的达蓬山山顶,向着远处的汪洋大海望去,吟出了“登登松路尽,巨石忽当阙”“明发上峻嶒(lingceng),烟云烦分劈”“伛偻入古洞,天光忽开霁”“兹游信奇绝,隆冬间杜宇”的诗句。面对眼前场景,他当然联想起曾派方士徐福出海求神拜仙的秦氏嬴政。他的《达蓬纪游》诗第五首写道:“东尽观沧海,往事一慨

然。浪中鼓万迭,鲸背血千年。何物秦始皇,于此求神仙!”梨洲先生联想起自己在浙东和舟山群岛浴血战斗过的峥嵘岁月,联想起也曾辗转四方、沉吟过“风摇春浪软,礁激暮潮雄”的文天祥,最后怀着极端蔑视和愤慨的口吻斥责道:这个只顾自己“求神仙”的秦始皇算个什么东西啊!这种大无畏的反抗强暴之精神,是中国的,更是世界的!

## 孔雀蓝釉弥勒佛

吴少华

我一怔,只见老公公躺在一摇椅上,眼没睁,用手中的长旱烟杆敲了敲地板。我急忙抖索索地回答道:“我不是贼骨头,我是楼下厢房间的。”“噢,吴先生的儿子。”老人霍地一下站起来,我一吓朝后退出,突然“啪”地一声,案桌上的什么东西被碰落地了。老人咆哮道:“不动!”然后走到我身后弯腰捡起东西。我扭头一看,是一件小蓝色的瓷菩萨。老人察看没有摔坏,嘴里念叨了一声“阿弥陀佛。”我的心一下子落了地。老公公将瓷菩萨又重新供到案上去,随手操起他那根长长旱烟杆敲了我一下屁股:“算你运气,给弥勒佛磕个头。”我磕完头,嘟咕着求他不要告诉我家人。几年后,老公公故世了,这位老人很讲义气,始终没有将那事告诉我父亲。一天放学回家,只见家里多了几件东西,一个长方形的白瓷花盆,一根长长的长满

野野宫良多看起来是个孤高、自私的人,面对突如其来的“变故”,他起先有点震惊,继而想用钱来买两个孩子的抚养权,最后血统观念占了上风,交换来了自己亲生儿子琉晴;斋木雄大虽然文化、教养有所欠缺,但他是一个真实率性的人,他动手能力强,把业余时间都放在和儿女一起嬉戏上。他对家庭“变故”也震惊,但他不能容忍野野宫良多用钱对自己的侮辱,他对从野野宫良多家逃回来的“儿子”琉晴伸双手欢迎,对自己亲生的儿子庆多,会用一切办法,驱除他的陌生,让他融入新的家庭。

是枝裕和对野野宫良多花的笔墨最多,这个不算合格的父亲,总想用自己的一套来塑造儿子,以前是庆多,现在是琉晴,庆多温顺,琉晴却不买账。野野宫良多最后放下身段,和琉晴也开始打打闹闹,可琉晴还是说,他要回他原来爸爸妈妈的家。这是对野野宫良多心理沉重的一击。是血缘重要,还是长时间养成的亲情重要?他内心深处难道没有对“儿子”庆多一丝一毫的牵挂?

在看照相相机里庆多为野野宫良多所拍的照片,野野宫良多嘴角抽搐,泪水盈眶,他和庆多原来也是互相爱着的,这不关血统。电影迎来最煽情的一幕:野野宫良多追着庆多不断断说:“对不起,爸爸很想见庆多……六年里我一直在当你的爸爸,虽然很没出息,但还是爸爸……你用相机给我拍了那么多的照片……‘任务’已经结束了……”

野野宫良多曾经骗庆多去斋木雄大家,说这是一件“任务”,现在“任务”完成了。电影结尾的全景里,两个家庭所有成员都聚集在一起,走进了斋木雄大的电器商店。我们不知道以后庆多究竟和谁生活在一起,也不知道琉晴最后会不会留在斋木家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:他们所有人,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,都会把对方视如自己人,视如家人,视如亲人。

## 园艺养生

邱生

园艺养生理理在于:当你在浇灌、松土、施肥等劳作时,你的肢体得到了锻炼和运动,血液循环得到改善;当你看到花草那种顽强的生命力时,能激发你体内的活力;当你置身于亲手种植的姹紫嫣红的鲜花丛中或手捧果实时,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,你的心情会得到最大的安抚和放松。

结巴的旱烟杆,一个小花架,还有一件小佛像,这正是被我碰落地的蓝瓷弥勒佛。父亲告诉我,老公公故世后,他的养孙女要结婚了,老人的遗物能卖的都卖掉了,剩下的都送人了,他也拿到几件。后来,“文革”开始了,瓷花瓶种花炸裂了,长烟杆锯了生煤炉,那件蓝瓷弥勒佛也不知下落。

一直到前年底,老宅拆迁,我去作最后清除时,不意从房间地板下发现一个腐烂的布包,打开一看,哇,原来正是那件刻烙在童年记忆中的蓝瓷弥勒佛,这件一握之大的小弥勒立像,坦露的肚皮,左手携布袋,右手握佛珠,笑口常咧,上施孔雀蓝釉,再看底,上面钤着“CHINA”。原来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的外销品。虽说并不算珍贵,但却是我在石库门童年记忆的载体,更为重要的是,一段童年的记忆让我爱上了收藏。

明日请看《活色生香复康里》。



## 如父如子

刘伟馨